

韩国民俗学能否捕捉「理所当然」

—以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的两篇民俗志（2007 ~ 14年）为中心—

KIM Hyeonjeong
金 贤 贞

翻译：游乃蕙

前言

为了探讨民俗学聚焦于生活在现今一般人们的「理所当然」此一实践的理想性及可能性，日中韩的民俗学者们齐聚一堂，召开日本民俗学会 2014 国际学术研讨会「再问“理所当然”！—日中韩·高层集合住宅居住生活方式及其生活世界—」，并于会中引用韩文「살림살이」（中文：日常生活、日文：サルリムサリ）」一词举证为例。依据召集人岩本所言，살림살이意指「日常生活或生活财的一切」，同时也意味着「实存的『生活世界』本身」。此外，随着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以下简称「韩国民博」）持续实施调查并刊行调查结果报告书（＝「民俗志」），调查资料也迈向了数位典藏化（岩本 2015:6）¹。韩国民博所实行的「日常生活（살림살이）调查」（译者注：以下通称为살림살이调查），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疑问，评估「再问」「理所当然」的可能性，并对照「根基于『传承』的连续性神话」、「保守的韩国民俗学」（南 2009:5-6）等批判后，显见其变化的惊人之处。然而，即使如丁先生（2015）对此调查虽有扼要的补充说明，却未检讨其详细调查实施的目的、背景、具体内容或在韩国民俗学的定位。对此，本文将于本稿后面说明。此外，由于此살림살이调查同时对地域社会的民俗状况进行综合性的地域民俗调查，并将其成果以民俗志二册成套的方式刊行之，故若未检讨地域民俗调查或民俗志而省略之，则失去评断살림살이其调查成果的意义。职是之故，要解答以上问题，可谓本稿的首要目的。

本稿，首先，以韩国民博展开的民俗调查或调查报告书为中心，探讨截至目前为止包括살림살이调查在内，约历经十年所进行的一连串民俗调查，以理解其新颖性。其次，从韩国民博活动内容的变化来探讨近年来一连串新民俗调查的可能背景。更进一步，针对살림살이调查在内的一连串民俗调查和二十二册民俗志的内容（＝记述）所展现的特征为中心做论述。最后，则讨论以上新的尝试，即一连串的民俗调查所显现的认识论及方法论上的变化与今昔的韩国民俗学如何牵动，并联系其他相关学术领域，尝试讨论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1. 放眼过去—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与民俗调查—

位于首尔市内的韩国民博（置于「文化体育观光部」之下），自 1946 年 4 月开馆，原名为「国立民族博物馆」，前后曾更名与改组，分别编制于「文化财管理局」管辖之「韩国民俗博物馆」（1975）和「国立中央博物馆」管辖之「国立民俗博物馆」（1979）之下，又经历馆址变动，迁移至现今所在地（1993）后，维持组织直至今日。其 2014 年度的年来来馆人数为 3,271,017 人，

经费规模为 22,855,369 千韩圆（10WON = 约日币 1 円）²。馆的内部营运单位划分为「民俗企划课」、「涉外教育课」、「展示营运课」、「民俗研究课」、「遗物科学课」及「儿童博物馆课」，其中由民俗研究课负责博物馆资料的相关专业及学术调查与研究。而经费规模约 13 亿韩圆（国立民俗博物馆 2014b:2），以民俗研究课为中心进行之该馆调查及研究，则在移转至现今馆址后正规化。

韩国民博秉持着「仅以博物馆研究团队的力量进行民俗调查，并发行调查报告书为最优先之事」（国立民俗博物馆编 1996:333）的精神，于 1993 年起至 2002 年的 10 年间，以「长牲（日：チャンスン、韩：장승）和鸟竿（日：ソツテ、韩：솟대）信仰」、「传统民家」、「在来市场」、「传统生活史（渔村）」、「通过仪礼」、「传统生业技术（农业）」、「洞祭堂」、「岁时风俗（年中行事）」、「巫觋信仰」、「墓祭」、「在外同胞生活文化」等为题实施调查，基本上以韩国行政单位「道」（相当于日本的「县」）为调查基准（年报 1994 ~ 2003）³，共计出版二十二册的调查报告书（年报 2003:140）。从这些调查和调查报告书中，可见以下三点特徵。

首先，调查频率约一次一至十天，期间共进行一至七次的调查。亦即，基本调查天数虽为十天以下，但为了进一步补充和采访特殊民俗庆典，又陆续实施数次调查。

接着，以濒临衰退、消失危机的韩（国）民族的基层文化（译者注：中文之基层文化虽具底层、大众或庶民文化之意，日文之基层文化则意指过去旧有之古典传统文化或惯习）民俗为采集对象拟定调查方向。例如，「江原道地域在来市场调查」（1993），「随着都市化、产业化发展，旧有的传统工商业体系因而瓦解，在来市场的样貌也逐渐消失」（年报 1994:61），故「以悠久历史为基台，绵延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器物」之市场为调查对象。另外，表明应「探究韩国传统民俗信仰的另一面」（年报 1994:60），而开始的「全北地域长牲和鸟竿信仰调查」（1993）也同样基于类似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尔后，秉持这样的看法，「急速消失」（年报 1998:59）的洞祭堂或相当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年报 1999:79）的巫觋信仰等调查项目逐次显现出来。又，「民族固有的生活风俗、习俗」及「生活足迹」（年报 1994:3）等「传统民俗文化」在「都市化、产业化、西欧化」的过程中处于「危机时代」之中，故当时的韩国民博表示，民俗调查的目的与定位，即为「发掘、保存及传承」（年报 1994:10）这些可能消逝的传统民俗。

最后，韩国以外地区之民俗调查，则委托馆外研究团体办理。1996 起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委托之「在外同胞生活文化调查」，分别选定于中国、乌兹别克、哈萨克、俄罗斯及日本进行⁴。然而，放眼海外之视角主线，为调查「我国文化（韩民族文化）的变异（括号内为笔者注，以下同）」与「同化」（国立民俗博物馆 1997:85），即希冀获得民族文化的由来及正统性。

总而言之，韩国民博于 1993 年起的十年之间，得以达成长年的心愿，展开具体系统规模且正规之博物馆本身独立的民俗调查，更进一步的依据地域、项目（item）之类别积累成民俗调查报告书⁵。上述韩国民博的民俗调查之目的，系因近代社会变动，查知民俗（=「韩民族」）的「基层文化」恐有衰退、损失之危，故欲加以采集、记录、保存，以求最终得以展示。这也展现出当时学界内的支配性认知型态，认为「韩国民俗学」即为研究「我民族基层生活文化」（民俗学会编 1999（1994）:31）之学问。另一方面，则出现对于「过去学」的批判声浪，认为「过去学」（金编著 1984:44）「至今仍将民俗定义为原始偏远村落的残存文化」，却未表达对于生活其中之人们的「实际生活本身的丝毫的关心」（金编著 1984:43）。然而，无论如何，因循所谓「博物馆」之「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 d'être），却也不难窥见此学科将迈向救援「残存文化」（=「基层文化」）之路。

2. 着眼于「现在」的生活文化—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与国际交流—

2003年以后,从包含民俗调查在内等活动得以知悉,「民俗」此一概念,从以往的去向,且固定模式的阐释,转变为以今日导向,且具流动式的阐释。而2003年之后的民俗调查,虽持续并行过往「岁时风俗」、「通过仪礼」、「建筑仪礼」、「墓祭」等民俗项目,却可窥见其内部本身的变化。例如,2001年起展开之「岁时风俗调查」(年报2004:62),即为延续1997年开始的作业,尝试编撰《韩国岁时风俗事典》及照片资料保存与建档。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调查采纳了传统的韩国民俗学概论或民俗调查报告书所未曾提及基督教派的圣诞节、普信阁⁶的除夕之钟、韩国东海岸举办的日出庆典(以上于2003年调查)、西元新年(2004)、学校的毕业及入学典礼(2005)等「现代岁时风俗」(年报2005:70)。不过,需注意的是,相较于端午等所谓传统民俗相关调查主要由学艺士等研究职负责之(年报2004:64),现代岁时风俗调查则仅派摄影师前往(年报2004:67;年报2006:80)⁷。民俗学者未参与「现代岁时风俗」调查,可谓认定每年轻易就能看到的这些理所当然的庆典活动,实无需劳派民俗学专家之故吧。话虽如此,近代传来的外来文化(宗教),又受商业主义、大众媒体、社会制度等影响而建构起的现代文化,深深嵌入现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更是大家所熟悉。故其作为「韩国」的「民俗」,更具有重大意义⁸。

「民俗」此一概念之认识论的变化背景,与韩国民博和海外研究者及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有关⁹。其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日本民博」)间的展示交流即为一例。韩国民博于2000年企划以所谓的韩国「巫覡文化」、「服饰文化」等典型民俗为题,举办了日韩文化交流展。然而,负责对应(counterpart)之日本民博则再提案加入现在的生活文化,并与韩国民博达成协议,2002年于两馆举办「生活文化展」(千2002:7-8)。当时参加企划展出的千¹⁰学艺研究官表示,此次日韩交流展具有两重意义。

首先,韩国民博原以国内「传统生活文化史博物馆」为对象,却因而吸收到「异文化展示」的经验,学习重视「生活文化」的「脉络」。此外,也成为以「当前(Real time)的生活文化」为对象进行「当今的调查研究、遗物收集、展示」之重要契机(千2002:20-21)(引用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简言之,日本虽区分了「民俗」(=「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与「异(民族)文化」(=「日本民博」),然而,与之不同的是,韩国过去并无负责异文化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展示之博物馆机构,故韩国民博只得承担此一责任,并积累经验,让既往只通过旧有民俗去展示(=再建构)过去生活文化之韩国民博,得以拓展研究方法,着眼眼前的现在。

之后,韩国民博便开始积极的与国外博物馆和相关研究者交流,其中最具有代表的,即为韩国民博主办之「2004首尔世界博物馆大会—国际世界生活文化博物馆委员会」(2004 Seoul ICOM-ICME),及为了促成此次会议,所接连举办之招待「国际博物馆会议」(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组织下的「民族学博物馆暨收藏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Ethnography)¹¹等会长的活动¹²。更进一步的是,2005年美国碧波地埃塞克斯博物馆(The Peabody Essex Museum)的唐蒙罗(Dan Monroe)馆长来馆参访,以「民族学博物馆的未来」(The Future of Ethnology Museums)为题进行演讲。唐蒙罗(Dan Monroe)于演讲中主张,要明确定义(pin down)「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的概念是极为困难的作业,尤其现今文化的「混杂化」(hybridization)范围急速扩张(Monroe 2005:32),民

族学博物馆若「仅专注于过去历史或文化传统」,则可能会失去与现在的连结 (Monroe 2005:33)。因此,这样的看法更加强了韩国民博对于现在的关心¹³。

3. 「日常生活 (살림살이) 民俗志」之诞生

韩国民博自 2006 年起至 2015 年为止,开始发展以「地域民俗文化年」(以下简称「地域民俗年」)为名之事业。本稿何以着眼于此一事业,原因如上述所言,韩国民俗学尝试将过去未曾处理过之「살림살이」,作为此事业的一环,展开一连串的新的民俗调查。其成果可谓稳固的孕育出新的「民俗志」(ethnography)¹⁴。

「为了保存」 「急遽的产业化、都市化,而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模式」,同时揭示以「观光资源化」为目标所展开的地域民俗年事业,在韩国民博与地方自治体(道)紧密携手合作之下,进行该年度前一年之「民俗资料发掘」学术调查,并于隔年(=地域民俗之年),将其结果透过展示、学术大会、教育、集会活动等方式呈现(年报 2009:29)。对此可解读为,为守护民俗,以避免受产业化、都市化影响之本质主义的理解,并认定民俗为「以农山渔村为中心,于民间历经一定时期所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韩 2015:135),对此,由韩国民博的研究者们采取启蒙及实践的态度,主导性地进行收集工作,让地方自治团体或住民了解其价值、意义,同时加以活化运用(=资源化)。然而,实际上,地方自治团体所期待的却是活化地域经济的具体方案,与投入庞大预算实施学术调查的韩国民博之间,产生极大的隔阂(李 2015; 许 2015)¹⁵。

作为地域民俗年事业的一环,而展开之民俗调查结果,可归类成两种。本稿将其区分如下,其一为针对特定地域进行综合性调查所记述之「地域民俗志」,以及针对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살림살이)」进行综合性调查所记述之「日常生活(살림살이)民俗志」(译者注:以下通称为살림살이民俗志)。自 2007 年起至 2014 年的八年期间,共刊行十六册的地域民俗志,十五册的살림살이民俗志,2007 年之外,则每年各发行两册(表 1)¹⁶。此外,再加上于 2008 年之后,每年额外进行之另一项「都市民俗调查」事业,依据其结果所刊行之「地域民俗志」、「살림살이民俗志」(各七册)也含括于上述的八年间(表 1)¹⁷。

本章欲探讨「살림살이民俗志」之特征及其孕育方式¹⁸,然而,在此之前,希望再次确认到底何谓「살림살이」。「살림살이」一词,是由名词「살림」接带有「-住居」「-生活」之意的语尾「-살이」而成的语汇,意指「以살림的形式过生活」、「匙勺、碗、被褥等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国立国语院 online)。而,「살림」一词,则可定义为「自成一家的生活方式」、「生活或家计的范围」、「家中主要的生活用具」(国立国语院 online)等,故不仅只是生活相关的用品,此一词汇更用来代表人们的生活方式。

详细调查韩国民博刊行之民俗志后发现(表 1),「살림살이」此一用语自 2008 年起出现【②、③、(⑤)】,于 2007 年时所使用的,则为「生活财」一词【①】。而,「生活财」一词首见于 2006 年的《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建设预定地域之人类及民俗领域文化遗产地调查书—忠南燕岐郡锦南面盘谷里 KimMyong-ho 氏宅之生活财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故,事实上,「살림살이」可以说是「生活财」之替代用语。

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为韩国民博主导实施之人类学及民俗学调查结果的一部分¹⁹,其目

的是为记录及保存伴随中央行政机关之地方移转计划,而成为预计开发地域的「传统文化」。根据率领生活财调查的金先生表示,通过2002年前后与日本民博的交流展示(金2006:18-19)²⁰,以此为契机,日本的生活财调查被引入韩国民博,而盘谷里的调查方式正是深受此调查的激发。如仿效森林生态学「网罗某一空间内的植物,彻底调查,制作植被图」的作法,调查家庭内「生活财的保有及配置状况」、「家庭景观」之「生活财生态学」(商品科学研究所+CDI 1993:4),或导用佐藤浩司所提倡之生活财调查(佐藤2002:104)方法,站在与「物」「对话」的立场,着眼于家庭中的所有物品,极端把握以物为核心且当下真实状态。故,盘谷里生活财调查将生活财定义为「人们在营造生活的过程中所保有之各种生活用品的整体」(金2006:18),而其目标即为此做「整体性的介绍」(金2006:20)。惟隔年以后,即使维持着所谓的生活财调查之基本架构,调查和民俗志记述的目的与方法却逐渐改变。碍于篇幅限制,在此无法逐一讨论共二十二册(2007~14)의살림살이民俗志的细节,因此,以下本稿将举出深受日本生活财调查影响之韩国民博의살림살이调查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的两项特征,并希望讨论살림살이调查及民俗志的未来走向和目前所暴露出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살림살이(=生活财)的「辅助资料」化。意即,日本生活财调查中所显见的「以物为核心」、「当下的」之视点变化。

同时,也可推测到,「生活财」调查此一新型态之观点与方法,原本并未存在于韩国民俗学中,故可谓带给韩国民博调查者相当大的混乱。相较于「如同地狱般」【(⑤)、13页】的调查²¹,为核心概念命名²²的困难,以及不明确的民俗学意义与价值,更是形成混乱之因。对此,浮现出的解决方法,是与「生活史(life history)」相结合。例如,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中所认定的「文化财」,为任何物品只要存在,皆为需关注的调查对象。然而,从①开始,这样的看法逐渐改变【①、12页】,原本认为物质「当下只要未被使用」,即使存在眼前也「无法称之为生活用品」,然而,尔后的观点认为,倘若从物品与所有者的「生活史」之间的关系去解释,物品即使未被使用,其存在仍有其意义。故,其定位变为,物品为让所有者「回想起人生的某个阶段」之「物质性的证据」【①、20页】,以及用以理解「生活史」之「辅助性的资料」【①、12页】。如此理解的变化,完全显现在살림살이民俗志的构成之上,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已将家屋的房间配置和建筑类别分章节讨论,而之后的살림살이民俗志,则必定会编写有关家族系谱、家族介绍、调查对象夫妇(或其中一方)生活史的章节。简言之,살림살이民俗志中的物品,并非是自行「讲述」(佐藤2002),而是建立在与生活史之间的关系,成为具附加价值的被动对象,故应当是被讲述的。

此外,因应生活史研究的需要,살림살이作为辅助资料,其「客观性」【(⑩)、14页】益显重要。例如,⑩中提及,当调查员收集调查所需的物品相关资讯时,物品的所有者未必能正确记住物品购入的时间点等细节²³,故也会触及到所有者(=述说者)与调查员彼此焦躁的情绪【(⑪)、13页】。因此,若能找到「让眼睛为之一亮」【(⑫)、36页】的日记等纪录时,调查者心情也会因而大为振奋,此外,是否存在这样的纪录,更是用来决定其能否成为被调查家庭的基准【(⑫)、(⑬)、(⑭)】。是以,所谓生活史研究,虽然端赖于人的模糊记忆,实则希望能靠所谓的物质客观性来填补其科学面。

其次,为试图从某一家庭的살림살이,读取地域、国家的历史文化的意图性。又,考虑到살림살이调查对象家庭会影响到调查品质,故应谨慎筛选之。有趣的是,起初的对象,为满足较宽松标准(金2006:21)【(①)、13页、(②)、17页】²⁴之居住于现地域(=地域民俗调查的对象地域)的夫妇,他们土生土长(「当地居民」、「토박이」(译注:本地的)),且拥有古家屋和살림살이。详细又可分为,「居住

之家屋为地域中比较具有传统的且普遍的房屋结构」、「家具或电子产品等살림살이数量为平均水平之家庭」、「家庭成员人数合乎标准之家户」、「与村中邻居关系良好之家庭【③、14页】、「生业方式为农业之家庭」²⁵、「栽培村落中一般性的作物之家庭【⑭、14页】、「从事一定规模之生业(农业)家庭」、「与孩童持续保持交流之家庭【⑳、26页】等。实际上,所谓的「比较」、「传统的」、「普遍的」、「平均水平」、「合乎标准」、「一定规模」等模糊标准,皆为调查方所设定与列举。这也意味着,调查者对于这些具模糊标准的「普遍代表性」【⑭、14页、㉑、25页】的被调查家庭,及于该地域中这些「让我们看见村中一般生活」【㉑、25页】的家庭的重视。更希冀着,存在于这些家庭中的살림살이,其定义能超越所有者之个人及其家族,扩展到其家族所居住之地域或国家层级,并与作为国家之韩国文化连结【⑪、14页】。此外,调查者对于「代表性」、「典型性」的执着,包括执意选择在那些已转变为「商业或服务性」,而农业已「不再是代表性的生业形态」的地域作为调查对象,也执意选择从事「农业」的家庭【⑨、15页】,或即使是在那些无法忽视现实面的村落如调查当时,27户家庭中,独居老人户数高达15户的地区,也执意选定「夫妇」【⑱、12页】家庭作为调查对象。这样的意图,却也显见了民俗学即使排除现实因素,也要坚持自我原则之偏见²⁶。

与此问题关连的,还有一项需注意之处。即,不只是将被调查家庭的살림살이视为代表「地域」、「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标本【③、12页】,还需将那些拥有살림살이的被调查家庭,定位为象征着以「夫妇」为中心的理想的家族。如前所述,虽然살림살이民俗志逐渐显现对「生活史」的重视,却未必只聚焦于「个人」—或作为个人的多样性—。被调查家庭的主角虽为「夫妇」,然而作为夫妇生活的前提,也述说着其与独立后的孩子或孙子之间的「家族」关系,因此,实际上民俗志也会依惯例掲載二至三世代的家族间和睦感情的照片【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26页、①、19页、②、28页、③、21页、⑦、29页、(⑩)、21页、(⑬)、15页、⑭、41页、⑮、22-23页、(⑯)、21页等】。为此,调查者的目光,表露于选择和书写方式之上,如与在韩华侨或外国女性结婚的夫妇等所谓过去民俗调查未列举之调查对象²⁷,也提示了家族的理想图,如「幸福标准的家庭」、「具责任感的家长」、「有智慧的『家庭的协调者(妻子、母亲)』」、「靠得住的长男」、「受宠爱的老么」【(⑯)、20页】。

4. 「国立民俗博物馆民俗志」的束缚,孕育跨学界的可能性

上述所检讨之韩国民博的살림살이民俗调查和살림살이民俗志的特征,至少显现出,站在以物为核心且着重当下立场之日本生活财调查,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发生在地化(localization)²⁸,改变了过去一直维持原状的韩国民俗学的民俗调查。透过生活史的「讲述」,并借由读取物品的「精神面要素」【①、20页】、讲求物品辅助资料化的客观性、记录物品以便「时空胶囊」【③、14页】化、面对「地域」、「国家」具代表性及典型性的标准去评估个别家庭中的物品价值等作法和目光来进行说明。然而,却也不可忽略这样的倾向与国立民俗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的地位有着密切关系²⁹。也就是说,公务员使用国家预算实行之调查,需明确表示普通人(=国民)得以接纳的调查对象的选择基准,这主要也是民俗学者至今所构筑之所谓的「地域性」表面的「客观性」或最能表示地域(性)之民俗所谓的「代表性」、「典型性」之理论。此外,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其立场为

「展示」,从这样的基准中选取出的韩国生活文化,也可说是孕育出对于众多的国内地域中具「代表」和「典型」之所谓的「客观」的展示「资料」的强烈执着。

即使如此,除了上述之整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则可看到不少着眼于现今生活文化(=民俗的真实)的调查和记述。相较于살림살이民俗志,在「地域民俗志」中更能看到这样的调查和记述,其中特别受瞩目的为3(表1)。3全部由八章构成,其记述内容为调查者于2~10月间,记述当时停留的村落中所发生的事情,即调查者按照原貌,将得以观察到的事件完整记录下来的结果【3、9页】。例如,第二章「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深浦村落的生活」所提及的,为住民的异质性。即过去的民俗调查和民俗志记述讲求的,为地域的纯血统,而从中简单就被切割、矮化的,便是异质的存在,例如历经日本统治时代、独立后、近期等阶段,从其他地域移住过来的人们、住在村落的空屋内接受生活保护者、移居都市失败后返乡的人们等,配合著本地居民的动向,从各种角度述说着这些非本地居民或原本地居民的移动和定居【3、35-69页】。此外,第五章「每年反覆实践之节庆」,则包括过去作为传统调查对象之每年定例的活动,如「설날(正月)」(旧历1月1日)、「대보름(译注:大满月)」(旧历1月15日)、「堂山祭」(旧历2月1日)等,以及积极列举其他与国家制度、外来宗教相关的行事,如小学的开学典礼、深浦村落中最多信徒的基督教复活节等【3、167-233页】。故,这样的焦点转移,与遵循原先定义之项目展开之民俗调查和民俗志记述划清界线,尝试彻底的关注「现在」的「生活」之深刻描述(thick description)获得不少评价(Geertz 1987:3-47)。如此一来,对于现实的关心,将目光延展到过去民俗调查未聚焦之小孩与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对民俗学所定义之「民俗」投以疑问。如,以下的记述相当饶富兴致。

孩子们虽然在山村中生活,却不受父母世代的生业和价值观影响,意外的过着自由的生活。例如,对于辣椒栽培,除了是其父母的工作之外,其他一切则不特别表示关心。此外,他们对于村落山祭等共同体的仪礼、祖父母世代的信仰仪礼、岁时风俗等亦不感兴趣,反而倾向于对「어린이날(儿童节)」、「어버이날(父母节)」等自己习惯的事情感到兴趣。(中略)既有世代(父母、祖父母世代)也察觉到过去自己所做的事情(山祭或岁时风俗等)已难以传承给孩子这一代了【4、72页、74页】³⁰。

所谓的「生活」,正是生活者「习惯的事」,民俗学为了理解和探究生活的实态,是否应深化议论,过去的韩国民俗学以「发掘」(金他 1996:11)「基层文化」(民俗学会 1999(1994):31;崔他 1999(1998):37;崔他 2001:16-18)为目的,有鉴于试图将普通人未熟悉的事物学术化的想法,以上所引用之调查和执笔者的视线,极度充满暗示性。例如,不大煮饭的双薪母亲与很会做菜的父亲、外食或在超商买个饭团就当晚餐解决之高中生的饮食生活【(5)、212-216页】、或者在巷弄中常看到的禁止随意放置犬类的粪便或乱丢垃圾的警告标语【(5)、242页】、独居老人比疼孙子还更宝贝的宠物等【(5)、252页】,都是至今常见的真实景象,也是「琐碎细微的日常」【(5)、262页】,而这样的「真实」正是所谓的「民俗」【(5)、261页】的认知,显然带给韩国民博民俗志新的视野和对象。

这样的民俗志,为何是可能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则必须考量以上列举之地域民俗志的调查报告执笔者的学问属性。如,(3)的调查报告的执笔者为近代史、(4)为韩国女性史和文化地理学、(5)为人类学(俄罗斯)和民俗学的专门领域,正可谓为跨学科领域³¹。事实上,跨学术

性，也是韩国民博研究员的最大的特征。虽为笔者浅薄己见，「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等，常以口语形式流传的民间传说或风俗（folklore）」（括弧内为原文）或「民众或庶民的传统民俗」所定义之「民俗」，仅只是「脱离（实际）生活中的碎片」，是无法「正面理解人们现今的生活或意识型态」（金 1996:12）。因此，跨学科正成为得以面对来自其他学问之严厉批判的依据。

5. 捕捉「现在」、「变化」、「个人」

日本的生活财调查给予韩国民博살림살이调查深远的影响，韩国民俗学研究者也尝试透过此类调查进行研究（周 2001a、2001b; 강 2011）。

2002 年于日本民博举办之国际研讨会「现代韩国社会之生活文化之研究与其方法—通过『2002 年首尔型态—李氏一家生活的真实面貌』展」，周先生作为发言人参与了这次的会谈，述说着首次得知日本的生活财调查手法时的感想（周 2008:145），并表示这带给在那之前「绝未像他们（日本的生活财研究者们）那样进行住宅生活或消费财研究的韩国研究者极大的震撼」与「感动」。此外，同样的方法用于调查京畿道的饮食生活调查时，「光是调查冰箱内的食物就必须花掉相当多的时间与努力」，而与之相比得到的「结果」，也就是可以充分用来作为「文化解释」的却十分有限，因此，这个调查最终决定不使用相同的方法（周 2008:145）。此外，金先生则针对京畿道内的公寓住宅区（「坪村」），调查其住宅空间的区分使用和各个空间内所放置的「住宅生活用品」（金 2003:2），从此研究中，也与周先生同样察觉到살림살이调查的困难。只是，此文化人类学研究，虽不见日本生活财调查的影响，却与韩国民博或周先生的研究不同，其立足于住居学、家政学³²、社会学等的议论，并以西欧近代化高楼层集合住宅的韩国公寓为对象，探讨「韩国的住宅观念是如何延续且变化的」，并聚焦于公寓居民「居住文化」（金 2003:2）的形成过程。金先生为了进行研究，在公寓住宅区中不断寻找得以作为调查的家户，却被误认为是「怪人」，故研究进行得并不顺利，并历经不少波折。在那之中的 35 户家庭，虽然得以顺利实施关于社会经济属性的问卷调查，但是大部分却拒绝照相摄影，因此，除了允许摄影全房的 3 户家庭之外，其余家庭光是摄影客厅和厨房，在交涉过程中便费了一番功夫（金 2003:9-11）。通过此研究，金先生表明客厅具有空间的象征性，为一个家庭及夫妇的自我认同（identity）的表象，此外，儿童房逐渐受到重视且空间也不断扩大。然而，这项研究并未持续下去，而其原因正为周先生所指出之调查的困难度吧。

实行살림살이调查所需要的，是单独前往调查研究的坚强毅力，而目前除了韩国民博所做对策之外，则没有其他单位进行相关调查³³。然而，此手法与见解，毋庸置疑的，是希望能将至今勤于阐明基层文化过去取向的民俗学者的视角，移转到「现在」，并进一步的唤起对于那些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被当做「理所当然」般摆放的物品的注意，此意义也更显重大。而，韩国民俗学，又是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兴致呢？

1970 年代的韩国民俗学，以金泰坤为中心，积极的环绕于「现在学」之议题展开讨论³⁴。简言之，韩国民俗学「过去定义民俗为〈残存文化〉或〈民间传承体〉之见解」，「错误」的认定「民俗为过去文化」的「停滞现象」，故主张应捕捉的不仅只是村落，更是「都市或现代文明中生活」之「广大」人们的「生活总体」（金 1984:57）。然而，对于韩国民俗学的定位，如「韩国民俗学

的基本目的为韩民族研究」(金 1984:22)、「民族构成的普遍多数且核心之基层构成者」之「民间人」(金 1984:22)的文化,即为「民族的基层文化」(金 1984:23),与民俗学息息相关的「民族的骄傲」(金 1984:163)等概念仍维持以往的认知,故韩国民俗学的支配性见解,可谓无根本的变化³⁵。然而,除了涵括「社会民俗学」(金 1984:72)的构思,将「民俗学作为『现在学』的对象」(李 2013:106),于今日重新回顾当时的议论,仍极富启发。而在那之后,韩国民俗学者所寻求的,或许是仔细的斟酌此议题,让支撑韩国民俗学的主要认识论、方法论得以发展下去吧,然而,实际上,此主张却被边缘化,而无法持续探讨、深化此议题(姜 2003:49;李 2013:131)³⁶。

韩国民俗学同样也从「都市民俗学」的脉络中论及有关「现在」的问题。虽说划分「村落」、「都市」之意图本身无法正面捕捉「现在」的意象(岩本 1978:43·52),然而考察村落民俗的变貌—衰退、消失—之残存(survival)对策的都市民俗论,为了探究「所谓的都市民俗研究领域」,强烈倾向于主张应当与村落民俗学的领域划分出来,亦即「设定所谓都市之空间」(朴 2011:157)³⁷。当捕捉今日普遍能经历到的事物,于其概念之上,比起「现在学」,更持续针对「都市民俗学」进行议论的原因,可谓意识到「传统的民俗现象」正是韩国「民俗学」得以发挥本领域的领域(姜 2003:35)之故,而被认为是尔后才发生的「变化」(=现实),则通过封闭在所谓的「都市」围墙中,与确保所谓民俗学学术之存在理由或目的(raison d'être)的企机有所关连。

此外,学者们虽得以从现今的生活文化窥见都市民俗学的倾向(周 2006),然而以韩国人的饮食生活为中心作为主要议论课题的,为上述已提及之周先生(周 2001a、2001b、2007)。周先生表示,韩国民俗学中的食衣住研究,与针对残存物进行物质研究之理科研究者共同合作展开调查,其中包含追寻物品通史性发展脚步之民俗学研究(周 2007:218、219)。然而,随之明朗化的现状,是食衣住作为「专家的知识」、「过去的民俗知识」,转而耗费在「教育」、「观光」(周 2007:223)的场合。而透过日本的生活财调查手法,可以得知,韩国人现今的饮食生活,因为泡菜专用冰箱的出现,人们不再使用召장(译者注:腌渍泡菜)³⁸,又或者是,人们不再吃泡菜等长期储藏食品之故,泡菜专用冰箱的需求减少,也因此,超过六十岁以上的夫妇和同住的女儿之间,时常因饮食问题产生纠葛,另一方面,食物的料理方式,不仅只限于母女或婆媳之间的交流,大众媒体也逐渐成为获得做菜知识的途径之一(周 2001a:254-259、2001b:314-315)。因此,从对于充满变数的今日饮食生活所展开的研究,到周先生所主张的民俗学研究,借由因「年龄、职业、地域而产生之变动(variation)」³⁹或对于「近代变容」所做的详细调查,必须解决的问题,则为活在今日韩国人的「真实的生活」(周 2007:224-225)。

试问包含食衣住之生活文化的现行状态等研究,于 2000 年代之后,开始着眼于「个人」生活的文化人类学也有大幅进展。其立足点为同样于 2002 年开始的两项共同研究(现「韩国研究财团」推行)之「家与家族的文化与历史」(~ 05)和「韩国近代史的再构成,建基于民众生活史的纪录和解释」(~ 05)、「熟悉的过去—民众生活史的纪录与解释」(05 ~ 08)(以下简称「民众生活史」),主要分别由文化人类学、住居学等研究者构成之「家与家族的文化与历史」研究和由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者构成之「民众生活史」研究,其两者皆假设,应阐释之学问对象,为普通人生活中的切身物品,以及反覆的、甚至被认为是陈腐的「日常生活」(文 online、咸 2008:11),并且对照「普遍老百姓」(=生活的当事者)的「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加以考察,将这些人们的相关记录一如生活史或照片等—数位典藏化^{40 41}。

这些共同研究成果中特别富饶趣味的是关于韩国对于韩国公寓中设置西欧式厨房的接纳度之

研究(咸 2002; 尹 2004)。除了探讨有关韩国住宅建筑技术的发展、住宅和厨房的近代化、欧美化,还将 1945 年开始至今的时间区分成三个跨度(time span),依照年龄、出身地、学历、家族构成等具多样性的被调查家庭,调查其住居和厨房,根据尹先生(2004)的调查,表面上可以减轻妇女家事劳动,具效率的西欧型开放式厨房,却反而带给韩国主妇们不少压力,认为要时常维持厨房的清洁和干净。1970 年代之后,家电用品开始迎来多样化及普及性,而到了 80 年代后半,即使市面卖的小吃类的菜肴种类充实,却依然未减轻韩国主妇的工作,尹先生表示,女性的意识里,仍根深蒂固着在厨房(=「烧饭做菜的地方」)做事即为女性的工作的想法。也就是说,一般的韩国人理所当然般在使用的物品及借由物品所塑造出的环境,以及社会的集体价值观和文化的约束性将个体的当事者团团包围,两者之间僵持不下,而形塑了现今的生活世界。

总结

2015 年 5 月,韩国民博迎接了十周年的地域民俗年事业,汇集有力的民俗学者,举行「国立民俗博物馆与地域共同度过的十年—成果与反省」讨论会。在众多批判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过去的韩国民俗学相比,对于着重于「现在」的调查、记述给予肯定的评价。同时指出,韩国民俗学的「自我认同,是为了弄清人民文化,特别是从过去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韩 2015:152)。而特别对于都市民俗志的情况表示批判,认为其「太过於强调当下性」(李 2015:199)。

作为地域民俗年事业或都市民俗调查的一环而形成的韩国民博「살림살이民俗志」和「地域民俗志」,所追求的是对于살림살이资料之辅助资料化的客观性,以及筛选调查家庭时,所能看到其过程中对于代表性、典型性的重视,进而孕育出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与双手高捧着此时此处经常映入眼帘的真实之旧有的韩国民俗志划分了界线。在这样充满变化的背景中,韩国民博与国际间的交流增加,扩展对于异文化的关心,使得民俗调查者、民俗志生产者如前述般具有了跨学科性⁴²。不过,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拓展,却难以与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切割,这样的民俗志,缺少关于「从过去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的记述,却具「太过於当下的」特性,故称之为「民俗」志是否恰当,对此则抱持不少疑问。

韩国依然视「(韩)民族文化」为韩国民俗学的研究核心课题之一(姜 2003:44-48),着重「韩国民俗文化的连续性」(姜 2003:51)之研究立场,依然坚定且有力,故难以轻易的接受那些贴上所谓「民族文化学」(南 2009:23)的标签,对于韩国民俗学的成果加以批判、反定的言论。笔者也无法赞同对于「民族主义」、「本质主义」批判一面倒的争论,然而,事到如今,将所谓的近代之前或者传统作为衡量标准来定义民俗,这不是更只会让韩国民俗学更加「考古学化」吗?不过,近年的研究动向,关于现今韩国人的饮食生活、年中行事、休闲娱乐,诸如「짜장면(炸酱面)」(金 2006)、「圣诞节」(廉 2013)、「노래방(卡拉OK)」(金 2013)等事物,是如何变成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其相关论述的研究则逐渐增加,故欲捕捉「于此时此处之理所当然」(岩本 1998:29-30)的问题意识,与韩国民俗学,可说相当的接近。

最后,为了避免招致韩国民俗学者的误解,爰先行补充如下。本志虽命名为《日常与文化》,然而此「日常」,若非只限制于「食衣住」的话,则对于借由意识所构成之「政治性」(丁 2015:87)也并非毫不关心。因此,在此欲唤起关心的是,既然规范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为「人」(姜 2003:62),

便不可忽略生活中当事人所最贴近的「理所当然」。期望学者们能对于制度政策、科学技术、大众传媒、商业主义等，以地方 / 国家 / 全球层级不断迈进之所有伴随着变动，慢慢更新、蜕变的人类生活的真实，从贴身的地方开始问起。

注

- 1 岩本表示，「『地域民俗文化之年』事業，每年會進行三處的살림살이調查」(岩本 2015:6)，然而該事業原則上以農村和漁村為對象，故正確來說應為二處。不過，因途中另外展開都市民俗調查，而又新增一處。詳細後述。
- 2 年間來館人數之數據源自《民俗年報 2014》，經費數據則引自民俗研究課·鄭然鶴博物館研究員(學藝研究官)(國立民俗博物館 2015:32) [2015/10/27訪談]。
- 3 以下若引用韓國民博刊行之《民俗年報》，則以「年報」表記之(詳細請參照參考文獻之定期刊物)。
- 4 「在外同胞生活文化調查」，分別於2004年移交到墨西哥(首爾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比較文化研究所)、2005年轉交至日本關東地域(韓國文化人類學會)。然而，於俄羅斯聯邦(2003~06)展開之「韓民族生活史調查」和「中國少數民族婚禮文化調查」(2007~09)等國外實地訪查工作，則由韓國民博研究者主導，並與館外專家共同參與調查。其主要與韓國民博具海外留學經驗的調查研究員人數不斷增加，及其來歷多樣化相關。
- 5 本稿主要聚焦於韓國民博遷移至現今館址所在地(1993)後的調查，然而在那之前也進行了多次的民俗調查。諸如，以民具、農具、漁撈器具等為對象的「民俗資料現況調查」(1982~85)、「民間信仰及冠禮、婚禮調查」(82~86)或「狹島的民俗調查」(82~86)等(國立民俗博物館編1996:167-195)。尤其「狹島的民俗調查」更是整合了《民俗博物館叢書I 狹島的民俗—一堂祭(鎮里及食島)、家神信仰、歲時風俗、通過儀禮篇—》(1987)、《國立民俗博物館叢書II 狹島的民俗—大里愿堂祭篇—》(1984)、《國立民俗博物館叢書III 狹島的民俗—喪·祭禮、葬制、民間醫療、民謠、說話篇—》(1985)等一連串的調查報告書。而，1993年之前的韓國民博，「包含館長和課長在內的學藝研究員只有7、8人，故無論是人員或資金上，要實行學術調查皆有所限制」，故主要僅實施「(搬遷)開館準備等類之資料收集調查」(年報2003:137)。
- 6 「普信閣」為位於首爾市鐘路區之鐘樓，每年除夕夜午夜零時會舉行除夕之鐘敲鐘儀式。
- 7 但，館外的民俗學者也會參與西元新年的調查(年報2005:70)。
- 8 現今韓國宗教信仰人口(2005年現在)比例，佛教約43%、基督教派約56%(新教約35%·天主教約21%)(文化體育觀光部2012:9)(%由筆者計算出)，可見韓國人的思維與生活方式深受來自西歐外來宗教之基督教的影響。不過，與巫俗或佛教不同，韓國民俗學中皆幾乎未曾對此進行討論。然，《韓國歲時風俗事典》中，定位「現今，聖誕節已無關宗教，幾乎可謂所有韓國人作為總結一年的歲時節日」(姜2006:349)，試着評估將「現在」帶入民俗學視野中之可能性。
- 9 韓國民博之所以「正規且持續性的進行異文化調查研究」，得以收集相關資料，是於「2000年確保海外交流展示預算」(千2002:7)後開始。
- 10 為韓國民博現任館長(2011~至今)。
- 11 相較於日本委員會將ICOM「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Ethnography」譯為「民族學的博物館暨收藏國際委員會」，韓國民博則譯為「世界生活文化博物館委員會」。
- 12 2009年也主辦了「世界生活文化博物館委員會2009首爾總會」(ICOM-ICME 2009 Seoul Conference)。尚且，會議的韓文名稱與2004年並未相同。

- 13 唐蒙罗 (Dan Monroe) 针对韩国民博的展示, 表示「应采纳近代与现代的韩国文化」, 对此千触及此一看法, 强调「排除近现代」的「传统文化」的构想「极为危险」(千2007:299-300)。
- 14 本稿将「民俗志」定义为「对于文化或社会的纪录和分析」, 同时「主要也是基于参与观察中相关人物、场所和团体的记述」(Coleman and Simpson n.d. online)。之所以不译为「民族志」, 是不将其作为区分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之用。这不仅只是从「民族」为对象框架中所形成的误解中脱离束缚, 最终为了要理解「人」, 而意图「记述」「文化」, 「民俗志」的用法可说更能完善表达(全 1990:137-138)。通过此一定义, 韩国民博의 살림살이调查书, 从其内容亦可称之为「살림살이民俗志」。
- 15 韩国民博「为了强化其作为代表国家(韩国)的生活史博物馆的任务和机能」(年报 2008:32), 于2007年推出该馆的方针, 亦即所谓的「愿景(vision)」, 认为应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去理解, 而推动此民俗文化年事业。调阅韩国民博所发行之《年报》, 从1994年的创刊号中随处可见以「生活史」为对象作调查、研究之叙述, 然而, 如同上述所谓「代表韩国的生活史博物馆」这样明确的声明(announcement), 则是开始意识到「每年来馆人数达200万人, 且其中超过半数的100万人以上为外国人」, 即发行第14号(年报 2006:2)以后之事。另外, 韩国民博揭示着「与地域共同成长」之口号, 于2005年开始推展建构「民俗生活史博物馆协力网」(年报 2008:29)。因此也不难想像, 地域民俗年的事业, 正可谓企图「强化」代表韩国之生活史博物馆, 即韩国民博的「任务」、「机能」。
- 16 2014年於京畿道實施之民俗調查, 目前正在刊行其民俗誌。因此, 未包含於本稿檢討對象之內。
- 17 如表1, 2008年共刊行四冊的《都市民俗調查報告書》, 09年則未發行任何出版物。表1依「刊行年度」為基準, 实际于2007年实施的调查, 却作为2008调查报告书出版的为(5)和(㉔), 於2008年调查之, 同年12月刊行的则为(6)和(㉕)。亦即, (6)和(㉕)預定於2009年出版。又, 於下引用资料表1之际, 仅以【连续编码、页数】表记之。另, 「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则不附加连续编码。
- 18 以「살림살이」为中心的民俗志, 除了韩国民博之外, 还包括韩国的「文化财管理局」(现「文化财厅」)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等单位所尝试刊行之《韩国民俗综合调查报告书》、《乡村民俗志》等。另, 李则掌握了韩国民俗志的细况(李 2003:248-251)。
- 19 「韩国土地公社」委托韩国民博进行之「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建设预定地域之人类、民俗领域文化遗产地表调查」, 期间为2005.9.8~06.11.8, 总事业经费约耗资15亿6千万韩圆(WON)(年报2006:87)。其调查结果, 分为地域民俗志、生活财民俗志(表1)、影像民俗志和民家调查报告书, 共四册刊行之。
- 20 韩国虽涉及类似的调查研究, 却未对相关调查产生直接影响。之所以得以了解所谓「生活财」调查的基本认识与具体方法, 金表示有赖于《生活财生态学III》以将近一页的篇幅引用之(商品科学研究所+CDI 1993:3-4)。
- 21 相关调查中, 商品科学研究所+CDI(1993)针对农渔村家庭之外的地区, 主要透过邮寄调查票的方式进行调查, 又或者如历经40天, 由9位调查者组成之佐藤的调查(2002), 和29天中由6位调查者主导之盘谷里调查(金2006:22), 然而与之相比, 这一连串的调查花费更长的时间, 却又透过较少的人数, 实行密切型的生活调查。2006年的调查【1、㉑、2】以当地的研究员为中心, 韩国民博的人员仅只3位, 不过从隔年起, 韩国民博指派1~2位的学艺士、1~2位的特聘研究员, 还有1~3位的研究助理、摄影人员, 组成调查团队, 于当地进行为期2~3个月的调查。不过, 这项调查, 同时牵连着地域民俗调查。由韩国民博的学艺士、特聘研究员(加上摄影师)所组成的地域民俗调查团队, 则早先一步进入当地, 停留8~10个月实行调查, 途中则又另行살림살이调查。地域民俗调查团队的全体成员, 或者成员中新加入的特聘研究员与摄影师, 彼此相互合作进行调查, 是很普遍的。살림살이调查, 包含从选定被调查家庭一所期望的是愿意展现家中每样物品而未遗漏任何一项的家庭一、委托、到对方接受为止之一连串的准备作业, 全神贯注地一项一项的取出, 制作成数位化的调查票, 并进行摄影工作, 可谓超乎想像的全盘调查。
- 22 韩国民俗学虽然多少受日本民俗学影响, 然「生活财」此一日语词汇, 能否用来表示韩国民俗学的过往, 对此有不少的争

- 议与疑问【(5)、10页】，也因此尝试改用一般韩国人所习惯之「살림살이」、「세간(所带道具)」、「家财道具」等用词【(3)、13页】，虽然2008年仍同时并用「生活财」、「살림살이」两种用法，但在那之后，写在封面的正式用法则固定使用「살림살이」一词。不过，依据作者习惯，文本中可能同时并用这两种说法【(7)、16页】，也可能写作「세간」【(17)】。
- 23 「购入时期」是为记录「取得时期」。而调查票(=「살림살이目录」)之项目，从盘谷里生活财调查报告书(「生活财现况」表)至〈22〉为止，经过调查者多次的修正变更。最近的〈22〉的项目，包括「流水号/名称/数量/使用者/取得时期/取得者/取得形态(购入、赠与、制作、出借、其他)/取得地点(购买地、赠与地)/价格/品牌/保管/特征」等，然而，不只有项目，事实上连「数量」的算法也未一致。原本单只有「数量」之项目，途中而又分为「主数量」、「副数量」。因此，即使是同样的「器具」，可能以单一物品来计算，也很能依照类别(同样的保管场所)来计算，而造成混乱，故，各家庭的살림살이总数也因此难以做简单的比较。
- 24 此外，「60岁以上」、「具极佳的记忆力」、「能完整记录」等要素也考虑在内。
- 25 地域民俗年事业中，韩国民博从行政单位「道」的「农村」、「渔村」中，分别各选一个地方进行民俗调查。因此，除了一部分的调查，如都市民俗调查等之外，살림살이调查的对象家庭的生业形态多为「农业」、「渔业」。
- 26 沈表示，这个问题是很有觉悟且有自知之明的【(8)、(7)】。韩国民博的살림살이调查，受今和次郎的考现学的影响，并尝试如现在学之「记录、研究那些于『此时此处』活动的人们之生活，其行动和思考模式，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的多样的物品」，但却也指出，作为民俗志的对象，是否应列举场所(在哪里)、人物(谁)，则为相当困难的问题。也因为这项刚起步的尝试，「无论是谁都能理解(其重要性)，却不愿往这条道路前进」，故表示，累积一定程度的成果，并持续讨论的过程中，问题的解决也是有可能性的【(7)、12-13页】。
- 27 都市民俗调查自2012年开始以「多文化」为对象刊行民俗志，如2012年以「华侨丈夫」和「韩国妻子」【(16)】、2013年以「韩国丈夫」和「菲律宾妻子」【〈19〉】为基本列举出此类型的家庭。但，〈19〉的调查对象的选择方式与过去不同。调查者回顾当时的情景，表示他们订定「多文化家庭」为调查对象，持续5个月多达20次的交涉，却全都以失败收场。之所以选择〈19〉的家庭，其作为多文化家庭，孩子无法融入学校生活，个性因此变得内向，对此反映出夫妇强烈的希望，愿孩子能对「家族和自己感到骄傲」。同时，〈19〉的家庭作为对象，其历经婆媳问题和离婚等心境相当值得注目。又，韩国称国际婚姻家庭为「多文化家庭」。
- 28 意指日本的生活财调查「于韩国民俗学思想的传统和方法论的习惯中逐渐在地化」。
- 29 也有调查者、执笔者【(5)、260页】表示，韩国民博所进行之一连串的民俗调查，为「基于国家之『服务』」，以及「为了韩国民俗学研究及发展研究而提供资料」是有其意义的。
- 30 其他如「多元文化为个人去选择的」(李2008:267)等社会变化，如2008年的都市民俗调查的报告中所捕捉之韩民族传统文化(=民俗)之제사(祖先祭祀)，今日的老年人对此现状则表示，「光是工作就已经够筋疲力竭了，不想让他们(小孩)做这样的事情」、「世间已经变了」等(李2008:268)。
- 31 对此也有批评的意见。即，「村落民俗志」担任调查执笔者，基本上对于村落民俗拥有越丰富的先行知识和调查经验则越有利，因此主张与其录用「与民俗志作业没有直接关系领域」者，不如积极的采用「专门研究者」(韩2015:152)。
- 32 1960~70年代，「家庭学」系为随处可见的学科名称，不过现今已更名为「家政学」。1947年发起的「大韩家政学会」(The Kore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则于2006年以「日常生活、日常性、生活科学」为主题举行学术大会。
- 33 ㄱ同样使用生活财(=살림살이)调查方法(ㄱ2011)，以因应都市开发，从村落的独栋房屋移居至都市公寓的家庭为对象，调查其分类及处理物品的方法，同时探讨其生活空间重组问题。ㄱ颇有意思的指出，人们在移居时，物品是否报废或留存，多半为根据物品所有者的个人判断，比起经济价值或物理机能，更重视的是物品是否利于传承家族关系(ㄱ

- 2011:64)。
- 34 圆光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于1971年10月23、24日举行国际民俗学学术会议「传统与民俗学的现代方向」、1972年2月9日举行第一期民俗学讨论会「民俗学的转变课题」、同年6月4日则举行第2期民俗学讨论会「民俗学的对象」(金1984:43-44)。
- 35 关于金泰坤的现在学的启蒙主义思想，详情请参考任(2013)。
- 36 围绕金泰坤的现在学之议题，虽有南(2003)与林(2005)对此所做的讨论，然碍于篇幅，本稿对此不细述之。
- 37 一旦遵循主流的都市民俗学的议论，例如，若捕捉情人节等「都市」的「岁时风俗」，则与都市相异的「시골(乡下)」社会中便不存在那样的民俗。同时，这样的看法，沉默不语的背后，亦以村落中具有独特古民俗为前提。不过，主导都市民俗学议论的林，从现在学的观点，列举近年兴起的Facebook(林2012)为例，姑且不论议论的组成方式，将韩国人的生活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的网际网络中，透过线上连结起的人们之间的联系与文化(=民俗)对象化，以作为「现实文化」(林2012:183)的尝试则十分值得注目。
- 38 「김장(过冬泡菜)」，是为了储备过冬之用，于每年秋季到冬季腌制大量食用泡菜的行事。2013年，以「Kimjang, making and sharing kimchi」为名登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
- 39 周针对「地域」框架指出，若为村落社会，或许还能捕捉到所谓「地域性」的概念，然而在都市化的区域，「地域性」可说是毫无意味的(周2001a:259)。尤其是，现今的饮食文化中，「地域性」只不过是透过商业主义来作其保证(周2001b:343)。
- 40 将普通的人们作为记录对象之想法，也影响了韩国的资料保存学(郭2011;沈2011;任2011)。过去强烈倾向于遵循「国家施策」的韩国的资料保存学，几乎未曾考虑「记录普通人们的生活」(郭2011:6·28)。然而，近年来为了阐明「资本主义下的日常性之中被隐藏且压抑的结构」，而积极展开议论，认为应当建构「多元型态的日常资料」(郭2011:9-10)。
- 41 然而，「家与家族的文化与历史」研究，主要着眼点为现今的住居或家族关系应有的状态，或是探究近代以来的变化过程，相对的，「民众生活史」研究的立场，则是以度过20世纪的剧烈变化，而活下来的「没有历史」之「民众」为中心课题，记录下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朴2005:11-13)。又，所谓的「民众」，相当于「亲近的邻居」之概念，而与阶级无关(咸2008:16)。
- 42 韩国民博，针对如尼泊尔(2011)和越南(2011·2012)的婚庆习俗，或中国与越南的丧葬礼仪(2012)等异民族的文化为对象，进行「海外民俗调查」(年报2012、年报2013)。然而，从2013年起，其着眼点移转至「物质文化」(年报2014;姜2014:120)，该年则又以「牛仔裤」为主题，于英国·伦敦(London)、德国·布滕海姆(Buttenheim)、美国·旧金山(San Francisco)和洛杉矶(Los Angeles)、印度·孟买(Mumbai)和坎努尔(Kannur)、日本·仓敷市等地展开实地调查，并以之为基础进行企划展示「청마지(牛仔裤)」展(2014.10~2015.3)。展示的首日(10.15)，举行了由英国UC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Daniel Miller所主导之物质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牛仔裤调查研究之国际研讨会。也因牛仔裤过于「明显」(evident)、「无所不在」(ubiquitous)、「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故通过其「看不见」(=「连看都不看」(blind)) (Miller and Woodward 2007:337)的特性，韩国民博对于Miller所做的调查研究(Miller and Woodward 2007; Miller 2014)展现强烈兴趣，如对于在「最个人」与「最全球性」的特质之间摇摆不定的现代文化(Miller and Woodward 2007:336)的关注，通过「不仅只限于怀旧(nostalgie)之现在的民俗」(年报2012:4)、「述说『此时此处』的民俗」(年报2013:5)，捕捉「现在」、「此时此处」的韩国人的理所当然，展现其姿态的变化。又，2014年「世界物质文化调查」之主题为「盐」。

参考文献

日文

李京燁／金良淑訳 2003『韓国民俗学界の研究動向と課題』『韓国朝鮮の文化と社会』2。

岩本通弥 1978「都市民俗学の予備的考察—東京大田区での民俗調査を経験して—」『民俗学評論』16。

_____ 1998「『民俗』を対象とするから民俗学なのか—なぜ民俗学は『近代』を扱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か—」『日本民俗学』215。

_____ 2015「“当たり前”と“生活疑問”と“日常”」日常と文化研究会『日常と文化』1 [이와모토미치야 2015「‘당연’, ‘생활의문’, ‘일상’」同書『일상과 문화』]。

ギアーツ, C.／吉田禎吾・柳川啓一・中牧弘允・板橋作美訳 1987『文化の解釈学 I』東京:岩波書店。

佐藤浩司 2002「生活財調査—ものはなにをかたる—」朝倉敏夫・佐藤浩司編著『2002年ソウルスタイル—李さん一家の素顔のくらし—』吹田:千里文化財団。

商品科学研究所+ CDI 1993『生活財生態学Ⅲ 「豊かな生活」へのリストラ—大都市・地方都市・農村・漁村—』東京:商品科学研究所。

丁秀珍／金賢貞訳 2015「韓国におけるサルリムサリ研究の展開」日常と文化研究会『日常と文化』1 [정수진 2015「한국 살림살이 연구의 전개」同書『일상과 문화』]。

南根祐 2009「韓国民俗学の現在—『民俗』の文化財化と観光資源化を中心に—」『日本民俗学』259。

韩文

考虑到可读性,若已知「作者」或「编者、团体着者」的汉字表記,其姓名则以汉字表記之。

姜昞杓 2014「국립민속박물관물질문화현지조사」국립민속박물관 국제학술대회논문집『물질문화 연구와 박물관』。

강석훈 2011「재개발 이주민의 생활제 분류와 집 존속관—화성시 동탄면 방교 3리 타향살이 경험자의 C가(家)를 사례로—」중앙대학교 대학원 민속학과 물질문화전공 석사논문。

姜正遠 2003「민속학과 현대사회, 도시」경희대 민속학연구소『한국의 민속과 문화』7。

_____ 2006「성탄절」『한국세시풍속사전 겨울편』서울:국립민속박물관。

郭健弘 2011「일상 아카이브 (Archives of everyday life) 로의 패러다임 전환을 위한 소론」한국기록학회『기록학연구』29。

国立民俗博物館編 1996『국립민속박물관 50년사』。

金光億 1996「총론」『중국 길림성 한인동포의 생활문화』서울:국립민속박물관。

金만태 2009「‘짜장면’의 토착화요인과 문화적 의미」『韓國民俗學』50。

金文謙 2013「한국 유흥문화의 대전환과 그 의미—노래주점을 중심으로—」『韓國民俗學』57。

金善豊他 1996「한국민속학의 새로운 인식과 과제」서울:집문당。

金정미 2003「아파트주거문화의 실태와 변화—평촌신도시 사례 연구—」서울대학교 대학원 인류학과 인류학전공 석사논문。

金泰坤編著 1984『韓國民俗學原論』서울:시인사。

金鎬傑 2006「들어가는말: 생활제의 정의와 김명호 씨택 생활제 조사」『행정중심복합도시건설 예정지역 인류·민속분야 문화유산 지표조사보고서 충남 연기군 금남면 반곡리 김명호 씨택 생활제 조사보고서』。

南根祐 2003「‘민속’의 근대, 탈근대의 민속학」『韓國民俗學』38。

文化体育觀光部 2012『한국의 종교현황』。

- 民俗学会編 1999 (1994) 『한국민속학의 이해』 서울: 문학아카데미.
- 밀러, 다니엘 2014 「물길문화와 청바지 연구」 『청바지 Blue jeans』 국립민속박물관.
- 朴賢洙 2005 「생활의 기록과 역사를 보는 원근법」 20세기민중생활사연구단편 『어제와 오늘: 한국민중 80인의사진집』 서울: 현실문화연구.
- 朴奂榮 2011 「도시민속 연구의 방법과 영역」 『韓國民俗學』 54.
- 沈晟輔 2011 「일상아카이브를통한생활세계연구의가능성」 명지대학교 국제한국학연구소 『국제한국학연구』 5.
- 廉元姬 2013 「크리스마스의 도입과 세시풍속화 과정에 대한 연구—개화기에서 일제강점기를 중심으로—」 한국국학진흥원 『국학연구』 22.
- 尹澤林 2004 「해방 이후 한국 부역의 변화와 여성의 일—서울지역을 중심으로—」 『가족과 문화』 16-3.
- 李健旻 2008 「도시민속조사에대한경험의공유」 『민속학연구』 23.
- 李洪泰 2013 「1970년대한국민속학의민과민속학—두학술대회를중심으로—」 『韓國民俗學』 57.
- _____ 2015 「(토론문) “민속문화의 해” 와 지역민속조사의 방향과 비전」 『지역과함께한국립민속박물관 10년, 성과와반성』 서울: 국립민속박물관.
- 李丁宰 2015 「「지역민속문화의해」 사업의성과와반성」 『지역과함께한국립민속박물관 10년, 성과와반성』 서울: 국립민속박물관.
- 任章赫 2013 「1960년대의민속학과 ‘민」」 『韓國民俗學』 57.
- 林在海 1996 「민속학의 새 영역과 방법으로서 도시민속학의 재인식」 안동대민속학연구소 『민속연구』 6.
- _____ 2005 「20세기민속학을보는 ‘현재학’ 논의의비판적인식」 『남도민속연구』 11.
- _____ 2012 「페이스북 공동체의 소통 기능과 정치적 변혁성」 『韓國民俗學』 55.
- _____ 2013 「스마트폰과대중문화현상의문화유전자인식」 『남도민속연구』 27.
- 任眞嬉 2011 「일상 아카이브즈 구축방안」 명지대학교 국제한국학연구소 『국제한국학연구』 5.
- 全京秀 1990 「물상화된 문화와 문화비평의 민속지론: 민속지의 실천을 위한 서곡」 『현상과 인식』 14(3).
- 周永河 2001a 「경기 북부의 식생활」 『경기민속지—Ⅳ의·식·주편—』 경기: 경기박물관.
- _____ 2001b 「경기 동부의 식생활」 『경기민속지—Ⅳ의·식·주편—』 경기: 경기박물관.
- _____ 2006 「서울생활민속연구의현황과과제」 서울역사박물관 편 『도시역사문화』 5.
- _____ 2007 「두 가지의 민속학과 의식주 연구—한복·한식·한옥에서 복식·음식·주거로—」 『민속학연구』 20.
- _____ 2008 「(토론문) 국립민속박물관의지역생활제조사특징과향후과제」 『2008 한국민속학자대회: 민속학과무형문화유산의보존과전승』 서울: 한국민속학술단체연합회·국립민속박물관.
- 千鎮基 2002 「보고싶은 것과 보이고 싶은 것의 조화(調和)—『가까운이웃나라일본』 전을 중심으로—」 『가까운이웃나라일본—한국인의 일본문화 보기—』 서울: 국립민속박물관.
- _____ 2007 「민속박물관과 현대생활자료」 한국민속학회 『韓國民俗學』 45.
- 崔雲植他 1999 (1998) 『한국민속학개론』 서울: 민속원.
- 崔仁鶴他 2001 『한국민속학새로읽기』 서울: 민속원.
- 韓陽明 2015 「국립민속박물관의 민속지 작업에 관한 비평—제주·전북·경북·충남의 사례를 중심으로—」 『지역과함께한국립민속박물관 10년, 성과와반성』 서울: 국립민속박물관.
- 咸翰姬 2002 「부역의현대화과정에서나타나는문화적선택들」 『정신문화연구』 25-1.
- _____ 2008 「생활사 연구와 아카이브의 활용」 경북대학교 영남문화연구원 편 『영남학』 14.
- 許龍鎬 2015 「「지역민속문화의해」 사업내용의비판적분석」 『지역과함께한국립민속박물관 10년, 성과와반성』 서울:

국립민속박물관 .

定期刊物 (韩文)

※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所刊行之民俗志, 详情请参照表 1.

国立民俗博物館 1994 『민속연보 1993』 창간호 .
 _____ 1995 『민속연보 1994』 2.
 _____ 1996 『민속연보 1995』 3.
 _____ 1997 『민속연보 1996 개관 50 돌』 4.
 _____ 1998 『민속연보』 5.
 _____ 1999 『민속연보』 6.
 _____ 2000 『민속연보』 7.
 _____ 2001 『민속연보 2000』 8.
 _____ 2002 『민속연보 2001』 9.
 _____ 2003 『이전개관 10 주년민속연보 2002』 10.
 _____ 2004 『민속연보 2003』 11.
 _____ 2005 『민속연보 2004』 12.
 _____ 2006 『민속연보 2005』 13.
 _____ 2006.11 『민속연보 2006』 14.
 _____ 2008 『민속연보 2007』 .
 _____ 2008 『요약본 민속연보 2007』 .
 _____ 2010 『민속연보 2009』 .
 _____ 2011 『민속연보 2010』 .
 _____ 2012 『민속연보 2011』 .
 _____ 2013 『민속연보 2012』 .
 _____ 2014a 『민속연보 2013』 .
 _____ 2015 『민속연보 2014』 .
 _____ 2014b 『2014 년 주요업무계획 국민과 세계로 다가가는 열린박물관』 .

英文

Miller, D. and Woodward, S. 2007. "Manifesto for a study of denim." *Social Anthropology* 15-3: 335-351.
 Monroe, Dan. 2005. "The Future of Ethnology Museums." Lecture at the National Folk Museum of Korea, April 26
 [랜던로 「민족학박물관의 미래」] .

网络文献 (按字母顺序)

Coleman, Simon and Simpson, Bob. n.d. Glossary of Terms. Discover Anthropology. Available from: [http://www.discoveranthropology.org.uk] (Accessed 11/13/2015) .
 国立国語院 (発行年不明) 『標準国語大辞典』 [http://stdweb2.korean.go.kr/main.jsp] (2015/11/18 アクセス) .
 国立民俗博物館 (発行年不明) 『公式ウェブサイト 国立民俗博物館』 [http://www.nfm.go.kr/index.nfm] (2015/11/12

アクセス) .

文玉杓 (発行年不明) 『연구과제 상세정보 : 집과 가족의 문화와 역사』 『한국연구재단 기초학문자료센터』 [https://www.krm.or.kr/index.jsp] (2015/11/26 액세스) .

表 1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刊行之民俗志一览表

刊行年度	书 名
1984	《国立民俗博物馆丛书II 狷岛的民俗—大里愿堂祭篇—》
1985	《国立民俗博物馆丛书III 狷岛的民俗—丧·祭礼·葬制·民间疗法·民谣·说话篇—》
1987	《民俗博物馆丛书I 狷岛的民俗—堂祭(镇里及食岛)·家神信仰 岁时风俗·通过仪礼篇—》
1996	《国立民俗博物馆学术丛书17 渔村民俗志—京畿道·忠清南道编—》
2002	《国立民俗博物馆学术丛书33 庆南渔村的民俗志》
2006	《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建设预定地域人类·民俗领域文化遗产地调查报告书 忠南燕岐郡锦南面盘谷里民俗志》 《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建设预定地域人类·民俗领域文化遗产地调查报告书 忠南燕岐郡锦南面盘谷里 Kim Myong-ho 氏宅之生活财调查报告书》
2007	1 《2007 济州民俗文化年 济州民俗调查报告书① 济州特别自治道西归浦市安德面德修里民俗志》 ① 《2007 济州民俗文化年 Kim Sung-won 氏宅之生活财调查报告书》 2 《2007 济州民俗文化年 济州民俗调查报告书② 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市旧左邑下道里民俗志》
2008	3 《2008 全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 金堤市进风面深浦里深浦村落 填海人造地—他们在那里生活的理由—》 ② 《2008 全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生活财 金堤市进风面深浦里深浦村落 Kang Gong-jin 和 Kim Young-nam 夫妇의 살림살이》 4 《2008 全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 在山顶处的原野、山头耕作—茂朱郡赤裳面北仓里内仓村落—》 ③ 《2008 全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生活财 Omogi 家的 살림살이—茂朱郡赤裳面北仓里内仓村落—》 (5)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1 阿峴洞的人们的故事—世上没有与己无关的事—》 (4)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2/生活财 Kim Jung-ho 和 Kim Bok-sun 夫妇的物品故事—物品, 连接着熟悉的深沈过去和不习惯的现在—》 (6)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3 变化 共感 疏通》 (5)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4/贞陵3洞生活财 Kim Jung-gi、赵成福家的 살림살이》 ※ 碍于资讯问题, 故不对外公开。
2009	7 《庆北军威郡岳溪面大栗里大栗村落—与石墙共存的佑林之地, 大栗村落—》 ⑥ 《庆北军威郡岳溪面大栗里栗村落—尹谷宅的生活用品—》 8 《庆北盈德郡丑山面景汀1里景汀里—从蓝色东海诞生的景汀—》 ⑦ 《庆北盈德郡丑山面景汀1里景汀里—Yoo Young-choon 和 Kim soon-ja 夫妇의 살림살이—》
2010	9 《2010 忠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 月光下与神仙共游月河城村落》 ⑧ 《2010 忠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살림살이 金荣斗、金燕姬夫妇의 살림살이》 10 《2010 忠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 沿着东西南北开拓的道路, 恩山1里》 ⑨ 《2010 忠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살림살이 Hwang In-young 和 Kim Hee-sun 夫妇의 살림살이》 (11)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5/民俗志 蔚山达里达洞》 (10)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6/ 살림살이 蔚山达洞 Yu Jeong-su 和 Park Eun-gyeong 家族的 살림살이—》
2011	12 《2011 全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 灵光郡法圣浦》 ⑪ 《2011 全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살림살이 Oh Jeong-hwan 宅의 살림살이—》 13 《2011 全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民俗志 七里安息上金村落》 ⑫ 《2011 全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살림살이 Baek Gyun 和 Yun Yeong-nim 宅의 살림살이—》 <14> 《2011 全南民俗文化年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7/民俗志 港町木浦儒达洞·万户洞》 <⑬> 《2011 全南民俗文化年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8/ 살림살이 木浦万尸洞 Ari 家的 살림살이—》

2012	15 《2012 忠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民俗志 屯栗, 储备明日的村落》
	⑭ 《2012 忠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살림살이 Oh Jeong-gi 和 Ji Soon-ja 夫妇의 살림살이》
	16 《2012 忠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民俗志 舍乃里, 与佛寺连结的观光村落》
	⑮ 《2012 忠北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살림살이 Park Nam-sik 和 Seo In-ok 夫妇의 살림살이》
2013	(17)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 9/ 民俗志 仁川唐人街清馆》
	(⑯)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 10/ 살림살이 Wang, Chao-lung 和 Kim Mi-ra 家族的 살림살이》
	18 《2013 庆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志 南海的宝石勿巾村落》
	⑰ 《Cho Chang-nam 和 Kim Soon-jeom 夫妇의 살림살이》
	19 《2013 庆南民俗文化年 民俗志 摇橹去栗旨, 渡桥相会》
2014	⑱ 《Seong Yun-yong 和 Kim Suk-ja 夫妇의 살림살이》
	<20>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 11/ 民俗志 造船所都市, 巨济》
	< ⑲ >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 12/ 살림살이 李秀范和 Rosalie 家的 살림살이》
	21 《2014 江原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民俗志 沉睡着丹顶鹤的民北村落, 二吉里》
	※「民北村落」意为位于「京畿北部军事禁区 (Civilian Control Line, 韩国称为「民间人出入统制线」)「北侧」的「村落」。
	⑳ 《2014 江原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살림살이 Kim Du-sik 和 Yun Jeong-suk 夫妇의 살림살이》
2014	22 《2014 江原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民俗志 由大岛守护着的葛南村落》
	㉑ 《2014 江原民俗文化年 民俗调查报告书 / 살림살이 Choi Byeong-rok 和 Jin Suk-hee 夫妇의 살림살이》
	<23> 《2014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 13/ 民俗志 于砂丘建立起的基盘, 束草市青湖洞》
	< ㉒ > 《2014 都市民俗调查报告书 14/ 살림살이 Choi Suk-jeong 老奶奶의 살림살이》

注1. 地名、姓名的汉字标记, 仅限于可确认的范围内。

注1. 不包含以海外为对象之民俗志或影像民俗志等。

注1. 数字编号内「仅有数字」的为「地域民俗志」、「圆圈数字」为「살림살이民俗志」、「圆圈加括号」的为与地域民俗年事业的对象地域(道)无关之「都市民俗志」、「单书名号」为地域民俗年事业以及于相同对象地域举行的「都市民俗志」。